

21
世纪
中国
经典散文

21SHIJIZHONGGUO
JINGDIANSANWEN

情思掠影

◎林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21 世纪 中国 经典 散文

情思掠影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思掠影 / 林非, 王兆胜, 李晓虹选编. — 呼伦贝尔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7. 8

(21 世纪中国经典散文)

ISBN 978 - 7 - 80675 - 554 - 9

I. 情… II. ①林…②王…③李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4869 号

21 世纪中国经典散文

情思掠影

林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

邮 编 021008

电 话 (0470) 8241422 8241421

网 址 [www. nmwh. com](http://www.nmwh.com)

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总 策 划 乌力吉

责任编辑 莫日根

封面设计 缪 萌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3

字 数 300 千

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5 - 554 - 9/I · 301

定价: 28.00 元



本套丛书以“历史记忆”、“天涯游踪”、“百味人生”、“情思掠影”为题将2001至2006年散文佳作汇编成册，展现新世纪散文新的艺术面貌：由一元走向多元，由偏极走向融合，由激烈走向和合，由外在走向心灵。

我们期待读者通过阅读，和作者一起走向美、走向深思，走向丰富……

序 言

对于中国散文而言，“五四”是一个分界点，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，于是数千年的散文有了一个质的根本性的跨越。就中国现代散文来说，九十年代是一个突变期，即由比较简短集中的散文转向长篇大论，于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变体。可以说，“放”是中国现代散文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最突出的特征。

这种突破原来散文格局的努力是有意义的，它在知识含量、质地、长度、宽度和厚度上都有了一种别样的风采，这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尤其突出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散文的“破体”也出现了失控和失度的危险，这主要表现在知识撑破散文的肚皮、理性和思想过于裸露、结构松散漫延、文大于质等方面。换言之，散文处于一个如何发展的十字路口。

新世纪中国散文在发生悄然的变化，尽管这种变化远没有九十年代散文变动的暴风骤雨，但其深刻的力量却是不容置疑的。一方面，散文仍然保持着九十代的“破体”之势，另一方面，一种纠偏“破体”神话的努力渐已成势。比如，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补其缺失，于是真诚散文、性灵散文开始引人注目！在结构上，那种假大空的所谓“大文化散文”越来越少，散文的适度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。还有，智慧式的散文为人青睐，人们开始对“好”散文投诸更多的热情，而不是被一些虚浮夸饰所左右。另外，新媒体散文在新世纪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，它以快捷、简凝、尖锐与新潮成为散文的一支新生力量，值得人们加以注意。

新世纪中国散文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整合中的创新意识，这就是在传统与现代、破体与节制、本体与借鉴、思想与艺术等的关系中，进行一种融通与创造。这样，散文就由一元走向多元，由偏极走向融合，由激烈走向和合，由外在走向心灵，即一种化合与新生的努力。因为散文的本性就是自然与平

和，是平常心和人生智慧的展现。

当然，新世纪中国散文在获得了它的成就时也潜伏着危机。一方面表现为过于急切的追赶时代之风。散文作为边缘文体、心灵文体、平淡文体，它不可能总是领时代潮流，过分地追赶潮流必然会丧失散文的本性。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。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传统，就很容易被传统同化，丧失现代性的品格，其视野、内质、境界和品位，都将受到限制。因此，散文在调整的过程中，还是要有世界眼光，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整合，在以往散文的经验中进行创新。尤其值得强调的是，散文家必须有天地情怀和人类的视域，并进行人格、心灵、精神的自我锻造。这样，散文才能找回自己，获得真正意义的超越性意向。

编者

2007年8月

目 录

序 言	编 者 / 001
九十述怀	季美林 / 001
他和她	吴冠中 / 008
灯下白头人	袁 鹰 / 012
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	黄永玉 / 016
我家的彩虹	聂华苓 / 022
脚步声	陆文夫 / 027
命 运	林 非 / 030
三十八朵荷花	阎 纲 / 037
夜车穿越武汉	张守仁 / 047
永远的愧疚	柳 萌 / 056
望	王充间 / 060
目 光	詹克明 / 068
寻母记	肖 风 / 072
望柳庄	王宗仁 / 075
怀念老陆	冯骥才 / 082
舌苔上的记忆	雷抒雁 / 085
书 房	卞毓方 / 088
我对女性只有深深的感恩	周国平 / 092
喝得很慢的土豆汤	肖复兴 / 094
月满西楼	王本道 / 098
父亲的故事	郭雪波 / 102

目 录

想爱你到老	胡发云 / 109
论温馨	梁晓声 / 118
短巷情长	臧小平 / 124
斯特朗的地毯鞋	毕淑敏 / 131
无名氏	刘家科 / 134
母亲手记	舒 婷 / 137
摇曳秋风遗念长	孙晓玲 / 145
夜 晚	韩少功 / 153
通渭人家	贾平凹 / 155
在乡路上流浪	李雪峰 / 160
你是对的。尽管你不是唯一对的	刘烨园 / 166
背影的魅力	马卡丹 / 173
我给妈妈画衣裳	张海迪 / 176
陪考一日	莫 言 / 179
山 屋	张 炜 / 183
我唯一的阳光	张立勤 / 186
过去是一种深刻	刘醒龙 / 190
书籍的天地	南 帆 / 192
忧伤的国歌	房向东 / 199
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	李登建 / 202
生活中总有冰山	孙惠芬 / 205
尖叫的爱情	冯秋子 / 208
坟 影	李景林 / 214

目 录

长发飘飘	烈 娃 / 218
父子之战	余 华 / 225
诗在你在	刘 桦 / 228
荒野上的路	刘亮程 / 233
灾难的礼物	陈凡燕 / 238
他乡望月	陈瑞琳 / 243
我的太阳	李蔚红 / 247
怀念红狐	刘志成 / 254
急管繁弦	彭 程 / 257
春天，我的春天	史光柱 / 263
灵魂的声音	宋晓杰 / 269
绝 色	苏沧桑 / 272
季节深处	孙继泉 / 278
与姐姐永别	王兆胜 / 281
还有七千多天	项小米 / 287
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	徐 迅 / 292
朝见无限空间之王	竹 林 / 296
没有果实的春天	桑 麻 / 301
大海有多高	宁 明 / 303
父亲的性情	齐明达 / 309
奶奶在花园	小 红 / 314
一个村庄的疼痛	阿贝尔 / 321
牵挂是一种美丽	郭文斌 / 326

目 录

走着走着花就开了	杨永康 / 328
谁摧残了我们的笑	王开岭 / 330
向上生长的糖	范晓波 / 332
冷暖间	王十月 / 335
雨中村庄	谢宗玉 / 341
母 亲	玄 武 / 348
爱着你的苦难	塞 壬 / 351
生活不只是篮球，还有叶莉	姚 明 / 354

九十述怀

◎季美林

杜甫诗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对旧社会来说，这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，但是，到了今天，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：“七十小弟弟，八十多来兮，九十不稀奇。”这也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。

但是，对我来说，却另有一番纠葛。我行年九十矣，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？答案是：不是又是。不是者，我没有感到不稀奇，而是感到稀奇，非常的稀奇。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，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，我不会说大话，不敢说大话，在年龄方面也一样。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40岁到50岁。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40多岁，遵照遗传的规律，遵照传统伦理道德，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。我又哪里知道，仿佛一转眼间，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，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，要向期颐进军了。这样一来，我能不感到稀奇吗？

但是，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？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，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，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，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，倚椅可待。待人接物，应对进退，还是“难得糊涂”的。这一切都同十年前，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李太白诗：“高堂明镜悲白发。”我不但发已全白（有人告诉我，又有黑发长出），而且秃了顶。这一切也都是事实，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，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，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。在潜意识中，自己还以为是“朝如青丝”哩。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，连上帝也没有办法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怎么能不感到不稀奇呢？

但是，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，教授年龄是60岁到70岁。可是，就我个人而论，在学

术研究上，我的冲刺起点是在80岁以后。开了几十年的会，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，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，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，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，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。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，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，在我80岁以前（这也算是高寿了）就“遽归道山”，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。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留下一些不痛不痒、灾梨祸枣的所谓著述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。但是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恐怕就要“另案处理”了。

在80岁到90岁这个十年内，在我冲刺开始以后，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。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80万字的著作《糖史》的过程中，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，值得玩味。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，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，风雨无阻，寒暑无碍。燕园风光旖旎，四时景物不同。春天姹紫嫣红，夏天荷香盈塘，秋天红染霜叶，冬天六出蔽空。称之为人间仙境，也不为过。在这两年中，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，可是我都视而不见，甚至不视不见。未名湖的涟漪，博雅塔的倒影，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，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、懵然、无动于衷。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，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。

《糖史》的写作完成以后，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。运筹于斗室之中，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。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为方言的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。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，非用上全力不行。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，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。没有办法，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。现在虽然号称信息时代，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，一时难以搜寻，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。舞文弄墨的朋友，大概都能体会到，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，忽然断了电，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，然而却毫无办法。只盼喜从天降了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，对于我似有似无，心里想到的、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。如此又熬了一年多！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。

两部著作完成以后，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。痛定思痛，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。这样的岁数，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。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，岂不大可喜哉！

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，以利再战。这时就想到，我还有一个家。在一般

人心目中，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。我的家怎样呢？直白地说，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，我就是家，我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害饿。这样一来，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。然而并不。我的家庭“成员”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“人”。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，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，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，眼睛一黄一蓝。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，为所欲为，大胆放肆。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。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，而且顾而乐之，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。

我的家庭“成员”还不止这样多，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。乌龟这玩意儿，现在名声不算太好，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。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“龟”字，唐代就有李龟年、陆龟蒙等等。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，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。但是，龟们也自有龟之乐，当我向它喂食时，它们伸出了脖子，一口吞下一粒，它们显然是愉快的。可惜我遇不到惠施，没有人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。

我的家庭“成员”还没有到此为止，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。甲鱼，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“王八”，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，人们讳言之。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，一视同仁，毫无歧视之心。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？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，我神经十分正常。我认为，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。称之为王八，是人类对它的诬蔑，是向它头上泼脏水。可惜甲鱼无知，不会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。还要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，而且要登报声明。我个人觉得，人类在新世纪，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。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，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，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，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。在新世纪中，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，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。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，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，而不是征服的对象。这样一来，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。至于对我自己，也许有人认为我是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人物，荒诞不经。如果真正的话。那就，那就——由它去吧。

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我在十年浩劫中。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“老佛爷”，被打倒在地，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，天天被打、被骂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

笑，但“谎言说上一千遍，就变成了真理”，最后连我自己怀疑起来了：“此身合是坏人未？泪眼迷离问苍天。”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，但在许多人眼中，我已经成了一个“不可接触者”。

然而，世事多变，人间正道。不知道是怎么一来，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“极可接触者”。我常以知了自比。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，黄昏时爬上树干，天一明就脱掉了旧壳，长出了翅膀，长鸣高枝，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，引得诗人“倚杖柴门外、临风听暮蝉”了。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，名声四被，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，有时候，我自己都觉得脸红。其实我自己深知，我并没有那么好。然而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，别人是不会相信的。这样一来，我虽孤家寡人，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。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，天天到我家里来“打工”，处理我的杂务，照顾我的生活，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、读信，因为我眼睛不好。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“崇拜者”的人们打交道。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，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，在我们门上贴出了通告，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，但用处不大，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，照样敲门不误。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。除了来访者、打电话者外，还有扛着沉重的录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，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。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，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，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，向我请求这请求那，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。这些都要我那位“打工”的老同事来处理。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挡驾大使，想尽花样，费尽唇舌。说服那些想来采访、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，请他们少安毋躁。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，我能深切体会，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。

最让我高兴的是，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。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、作家、教授。我们彼此之间，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，决无所求于对方。我是相信缘分的，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”，缘分是说不明道不明的东西，但又确实存在。我相信，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。我们一见如故，无话不谈。没见面时，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；既见面则如鱼得水，心旷神怡；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，忆念难忘。对我来说，他们不是亲属，胜似亲属。有人说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”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，而是一群知己。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。此情此景，岂是“滋润”二字

可以概括！

我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，禀性固执。几十年养成的习惯，我决不改变。一身咔叽布的中山装，国内外不变，春夏秋冬不变，别人认为是老顽固，我则自称是“博物馆的人物”，以示“抵抗”，后发制人。生活习惯也决不改变。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，前后差不了五分钟。古人说“黎明即起”，对我来说，这话夏天是适合的；冬天则是在黎明之前几个小时，我就起来了。我五点吃早点，可以说是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。吃完立即工作。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。几十年来，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。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？我认为是值得的。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，都是甘露醍醐，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。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，绝没有假冒伪劣，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；能让人爱国，爱乡，爱人类，爱自然，爱儿童，爱一切美好的东西。总之一句话，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。我常常自己警告说：人吃饭是为了活着，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。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。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。晚上躺在床上就愧疚难安，认为是慢性自杀。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？坦白地说，过去是有的。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我之所以仍然爬，是出于惯性，其他冠冕堂皇的话，我说不出。“爬格不知老已至，名利于我如浮云”，或许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。

你想到过死没有呢？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。好，这话正问到节骨眼上。是的，我想到过死，过去也曾想到死，现在想得更多。在十年浩劫中，1967年，一个千钧一发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“自绝于人民”的道路。从那以后，我认为，我已经死过一次，多活一天，都是赚的，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，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，真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富翁了。但人总是要死的，在这方面，谁也没有特权，没有豁免权。虽然常言道“黄泉路上无老少”，但是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。燕园是一个出老寿星的宝地。我虽年届九旬，但按照年龄顺序排队，我仍落在十几名之后。我曾私自发下宏愿大誓：在向八宝山的攀登中，我一定按照年龄顺序鱼贯而登，决不抢班夺权，硬去加塞。至于事实究竟如何，那就且听下回分解了。

既然已经死过一次，多少年来，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参悟了人生。我常拿陶渊明的四句诗当作座右铭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现在才逐渐发现，我自己并没能完全做到。常常想到死，就是一

个证明。我有时幻想，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，自己没有生命，但也决不会有死呢？我有时候也幻想：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，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，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、不老呢？哪怕是停止十年八年呢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认为我怕死怕得要命。绝不是那样。我早就认识到，永远变动，永不停息，是宇宙的根本规律，要求不变是荒唐的。万物方生方死，是至理名言。江文通《恨赋》中说：“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饮恨而吞声。”那是缺乏见识的庸人之举，我虽庸陋，水平还不会那样低。即使我做不到热烈欢迎大限之来临，我也决不会饮恨吞声。

但是，人类是心中充满了矛盾的动物，其他动物没有思想，也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。我忝列人类的一分子，心里面的矛盾总是免不了的。我现在是一方面眷恋人生，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辛苦了，我想休息一下了。我赞同庄子的话：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。”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就要自杀。自杀那玩意儿我决不会再干了。在别人眼中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。不虞之誉，纷至沓来；求全之毁，几乎绝迹。我所到之处，见到的只有笑脸，感到的只有温暖。时时如坐春风，处处如沐春雨，人生至此，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。古人说：“不如意事常八九。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。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，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。即使在春风得意中，我也有自己的苦恼。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，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。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，还求索不止，认为我打了埋伏。其中情味，实难以为外人道也。这逼得我不能不想休息。

我现在不时想到，自己活得太长了，快到一个世纪了。90年前，山东清平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，竟走出了官庄，走出了清平，走到了济南，走到了德国；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，几十个国家。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，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。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，看过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，看过印度的泰姬陵，看过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，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。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，会见过许多总统、总理一级的人物，依流俗之见，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。然而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，有时也荆棘丛生。我经过山重水复，也经过柳暗花明；走过阳关大道，也走过独木小桥。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，没有被接纳。终于曲曲折折，颠颠簸簸，坎坎坷坷，磕磕碰碰，

走到了今天。现在就坐在燕园朗润园中一个玻璃窗下，写着《九十述怀》。窗外已是寒冬。荷塘里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，只剩下干枯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。玉兰花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里苦撑。但是，我仿佛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；玉兰花则在枝头梦着“春意闹”。它们都在活着，只是暂时地休息，养精蓄锐，好在明年新世纪，新千年中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。

我自己当然也在活着。可是我活得太久了，活得太累了。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谈到休息，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。但是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“过客”那样，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，向前走。前方是什么地方呢？老翁看到的是坟墓，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。我写《八十述怀》时，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，今天则倒了一个个儿，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。不管怎样，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，不管是坟墓，还是野百合花，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，冯友兰先生的“何止于米”，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。下一步就是“相期以茶”了。我觉得，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，这一条路并不遥远。等到我十年后再写《百岁述怀》的时候，那就离茶不远了。